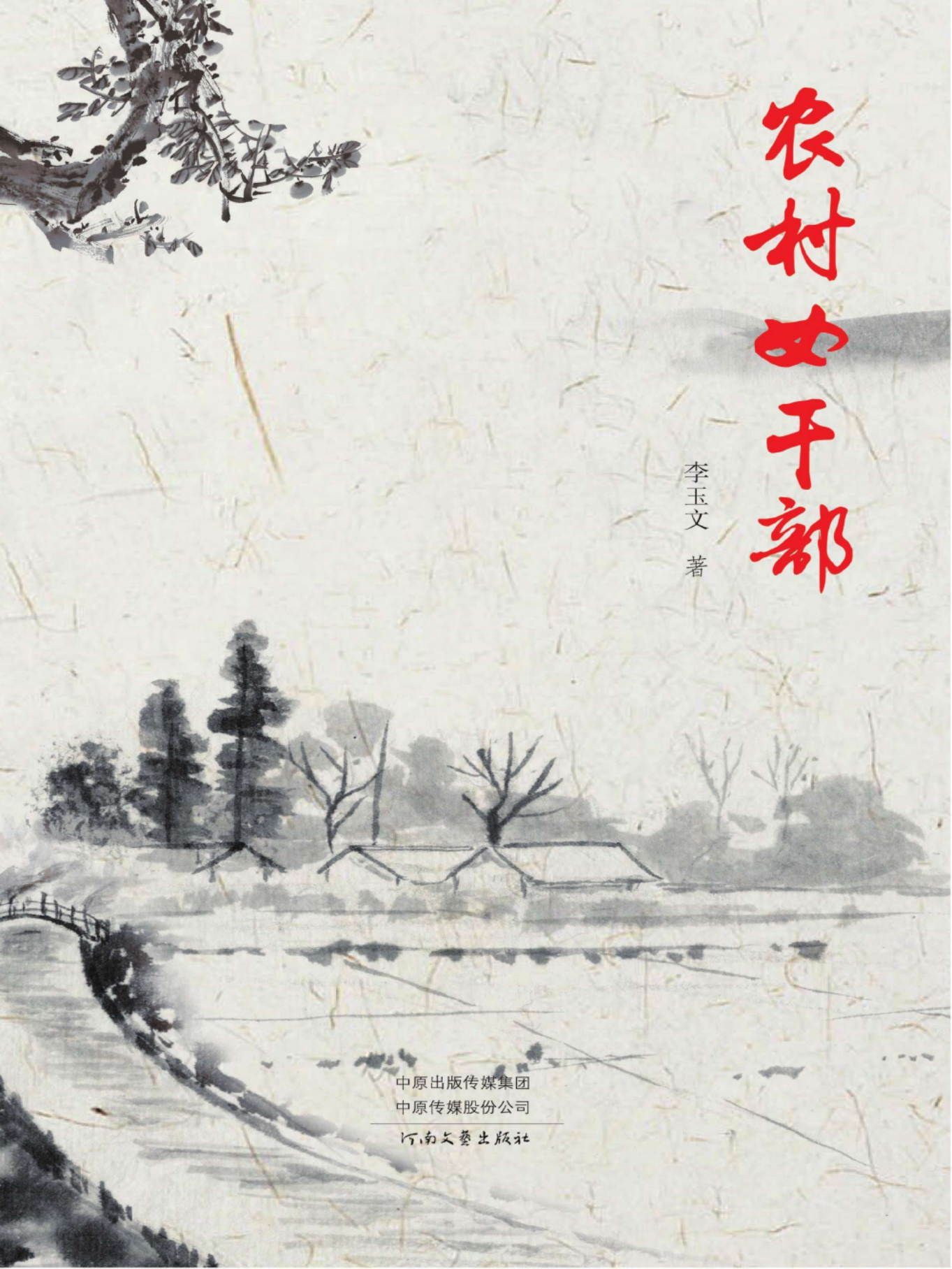




农村女干部

李玉文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女干部/李玉文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59-0724-4

I.①农… II.①李…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192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9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作者简介

李玉文，男，1959 年生于河南永城。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后弃教从政，历任乡（镇）长、党委书记，市环保局长，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对基层工作具有深刻认识和体会。退休以后，埋头书斋，笔耕不辍，专心读书、写书，一直乐此不疲。

目 录

一、临危受命	001
二、忍辱负重	016
三、推波助澜	024
四、能文能武	042
五、再起风波	051
六、针锋相对	061
七、不改初心	069
八、聚焦疑点	076
九、一地鸡毛	091
十、初露端倪	100
十一、正邪斗法	128
十二、化解误会	145
十三、一波三折	156
十四、梦醒时分	165
十五、如愿以偿	173
十六、原来如此	180
十七、真相大白	192

◆◆◆ 农村女干部 ◆◆◆

十八、晓之以理	204
十九、迂回取证	212
二十、擒贼擒王	222
二十一、真凶招供	247
二十二、一网打尽	255
二十三、任重道远	266

一、临危受命

凡集乡二十个行政村,十九个完成了公粮上缴任务,唯有贾寨村颗粒未交。包村干部杨立轩心中火急,压力如牛负重,三天连续召开了数次村组干部会议及群众代表大会,但都无济于事。不得已,这天他又召开了群众大会。老杨正要讲话,八九个小伙子抬着两个粪筐冲了过来,到跟前二话没说,带头的劈头就问:“老杨,这两个粪筐,一个是粘屎的,一个是没粘屎的。你愿意坐哪一个?我们现在就把你抬走!”

突如其来的情景弄得老杨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羞辱感顿时弥漫他全身。只见他脸色煞白,浑身上下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村书记庄克山疾步上前,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

这一喊不打紧,会场上“呼啦”站起三四个彪形大汉,朝庄克山扑来,会场顿时乱作一团。

杨立轩在基层工作了大半辈子,当了多年的乡干部,一把年纪了从未遇到过今天这样的羞辱。他愤怒、难堪至极,无心再管会场,拔腿径往乡政府去了……

老杨见到乡党委宋书记,话没出口,泪水“唰”一下就流了出来,接着便失声痛哭,真是人不伤心不落泪!

宋书记见状,急忙安慰道:“老杨,这是咋了?出什么事了?”

老杨哽咽着说:“宋书记,这些年,为了贾寨村的工作,我风里雨里,白天黑夜,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挨了多少饿,都从未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可没想到,到头来竟落个如此可悲的下场!”

“老杨,谁让你委屈成了这个样子?慢慢说!”

老杨先说了在贾寨村的遭遇,抹抹泪,又说:“宋书记,我老杨无能,您另请高明吧!”说罢,转身向外走去。

宋书记听后,心中也很气愤:老杨这样的干部为政清廉,工作踏实,按道理来讲,群众是不会这样做的,中间肯定另有原因。于是,他马上向有关人员详细了解了贾寨村近段的工作情况。原来,是在公粮上缴之前,村里在使用救济款问题上引起了群众上访,老杨主持调整了村班子,撤掉了贾兴水的村会计,让他改任治保主任。据群众反映,贾兴水恼恨在心,说要报复老杨,以解心头之恨。老杨这次当众受辱,很可能就是贾兴水背后捣的鬼。

贾兴水在贾寨村门户大、势力大,又会笼络人心,因此在很多事情上,他只要稍微不称心,就能在背后给你弄出花样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具体情形如何,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宋书记听了这些情况,觉得贾寨村问题严重,不能等闲视之,于是召开了党政班子会议。

会上,宋书记说了老杨在贾寨村的遭遇。之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半天,谁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来。

眼看要冷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张志同说:“贾寨村是一

个是非村,混乱局面由来已久。短短几年内,包村干部像走马灯似的来回换了十多个,最终都是生气而返。所以,这次老杨在贾寨村的遭遇也不足为奇。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干部身上。按理说,这个村的干部,完全有能力把村子管好,可是他们心不齐,个别干部还惯于在背后搬弄是非,再加上村里的钉子户、难缠户,里外翻搅,就造成了今天工作的被动局面。另外,这个村社会治安也不好,经常出现盗窃现象,又有多年遗留的宅基地纠纷、公粮统筹、计划生育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了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无能印象。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要想解决该村的问题,首先要理顺班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偷盗问题,这直接关系着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和形象。我建议,党委、政府应选派一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年轻干部到该村指导工作。关于人选问题,党委最好广泛征求乡里各片片长的意见,看他们能否推荐一名优秀干部。”

张志同刚说完,乡党委组织委员王永昌也想接着发言,但宋书记表示同意张志同的意见,并决定明天就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见此,王永昌也就不再吭声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在会议室准时召开了乡党委扩大会。宋书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会议目的及老杨在贾寨村的遭遇。大家面面相觑,认为像老杨这样的干部,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多年,经验丰富,威信又高,尚且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谁去该村能不出问题呢?大家议论了好长时间,也没提出合适的人选。实在没办法,宋书记直接点名请各片片长发言。他们都说,没有比老杨同志更合适的人选了。东北片片长闫玉山直接建议,不能让老杨离开贾寨村,还说:“老杨是全乡干部中有名的镇村虎,如果他在贾寨村都

镇不住的话,其他同志就更不要提了。”闫玉山的话音一落,大家都附和起来。

宋书记心中大为不悦,自忖道:“堂堂一级政府,五十多名干部,竟找不出一名合适的包村干部,真是可悲可叹啊!”想到此,便看了一眼程乡长,意思是,如果大家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还是由党委决议吧!

程乡长会意地点了点头。宋书记正准备宣布散会,突然响起一个清脆洪亮的声音。

大家循声望去,会场中间站起一位英姿飒爽、目光敏锐的年轻女干部,只听她朗声道:“宋书记,如果领导同意的话,我愿到贾寨村工作。”

全场为之一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位年轻女干部。

此人是组织干事,名叫丁春霞。她的表态委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谁也没想到,这位平日看似文静又内向的姑娘,居然愿意到贾寨这样的是非村工作。

宋书记和程乡长顿感柳暗花明,脸上油然泛起惊喜的笑容,可瞬间便消逝了,显然对她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组织委员王永昌看出了宋书记的心思,因此不等宋书记发话,便用肯定的语气向宋书记保证道:“宋书记,您只管放心!丁春霞同志一定能胜任贾寨村的工作,她的情况,我了解。”

宋书记见状,也没多想,随声道:“好!春霞同志的精神可嘉,一会儿党委研究后,给你答复。”

党委成员离开会议室后,司法所所长李金邦走到丁春霞跟前,说:“孩子啊,你傻呀!你不了解贾寨村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

往那儿去,别说你一个女孩子了,就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一个个败了下来。眼下,老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我劝你慎重考虑,别逞一时之能,毁了一辈子啊。”

丁春霞憨憨地笑了笑:“老李叔,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我心里有数!”

其实,会场上又何止李所长一人替她担心,几乎所有人都为她捏把汗。大家悄悄说:“等着吧,党委不会同意春霞去的。”

的确如此,党委会上几乎是一致反对,唯有组织委员王永昌力荐丁春霞,并坚持说她一定能胜任。

宋书记想,以前派去贾寨村工作的同志,从未经过党委研究,结果一个接一个地无功而返。如果这次党委研究确定的同志去该村工作,再打不开工作局面,再无功而返,就不仅仅是被动的问题了,而且将会影响党委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因此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再慎重。于是,他问王永昌:“大家都说春霞不行,你为什么偏说她行呢?有什么依据吗?”

“丁春霞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原来是一名教师,商州师范学校毕业,非常优秀,在校读书时就入了党。到学校工作不久,调到了乡政府,一直和我在一块工作,写了不少文字材料,下乡处理了不少问题,身上有好多过人之处,不是一般人能及的。还有,这个同志做事不张扬,为人低调,成熟稳重,无论再高兴还是再难受的事情,她都埋在心里,从不表现在脸上。由于不爱抛头露面,又是位女同志,所以在咱们乡政府很少有人了解她。”

但是,党委成员们还是担心。

宋书记心想,丁春霞虽然年轻,但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又是大学毕业生,她敢报名去贾寨村,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会是逞

一时之能,必定有她的过人之处。想到这里,宋书记不再犹豫,坚定了信心,宣布同意丁春霞同志的请求,并要求大家学习丁春霞同志敢闯敢干、勇于担当的精神。

党委宣布决议后,丁春霞不敢有丝毫怠慢,下午就找老杨了解贾寨村的情况,次日便同王永昌一块要去贾寨村。

他们二人刚走出乡政府大门,通信员小张突然在后面喊道:“王委员等一下,宋书记要和你们一起去!”

王委员一听,高兴地说:“春霞,你可要争气哟!宋书记要和咱们一起去,你应该理解他的意图吧?”

丁春霞会意地“嗯”了一声。

不一会儿,宋书记来到大门口,几人一起去了贾寨村。

到村后,村支书庄克山汇报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及当前工作进展情况。他正汇报时,忽然进来一位五十多岁、满脸怒气的妇女,张口就叫:“庄克山,我家的牛被人偷走了,你还在这里开会!群众的事,你还管不管?”她一边说,一边旁若无人地去拉庄克山,让他马上去找牛。

丁春霞心想:这是谁家的女人?怎么这样蛮横!当着乡村干部,竟如此无礼,真是少见!

村两委班子成员几乎全在,却没有一人劝阻来者。稍许,村治保主任贾兴水起身刚想上前,可不知为何又坐了下来。

那妇女起劲地缠闹着庄克山,丁春霞向在座者看了看,见还是没人说话,便劝那位妇女道:“大嫂,请先回去吧!散会后,马上派人给你处理。”

“不行!他现在就得去!”

丁春霞又看了看全场,仍是没人出来劝阻。她想:光听说贾寨

村差,却不知能差到这个程度,别说是村组干部,就是普通群众,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得上前劝说两句。可眼下就是没有一人上来劝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村组干部素质低、思想意识差,还是另有其因?真让人费解!

丁春霞想这些问题时,宋书记也想到了这些,感受和她是一样的。但宋书记没有言语,而是有意要看看丁春霞会如何应对这个场面。

村组干部不上前,确实是有隐情。这妇女姓胡,人称贾胡氏,绰号母夜叉,你管她的事,管好了还行,管不好,她就死缠住你不放,很多人不敢沾惹她,加上有些干部想看庄克山的笑话,还有人想趁机试探一下初来乍到的丁春霞,看她有何能耐。

面对众人的各怀心思、各自沉默,贾胡氏与庄克山闹得更凶了。这成何体统!丁春霞再也看不下去了,提高声音道:“大嫂,赶快回去吧,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母夜叉不屑一顾地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咋呼个啥?我的事,你管得了吗?你是干啥的?”

“我叫丁春霞,是包咱们贾寨村工作的乡干部。”

母夜叉听了,对着丁春霞上下打量一番,阴阳怪气地说:“呦呵,我说呢!原来你是乡干部。”然后又加重语气道:“乡干部管个屁用,连个小偷小摸都逮不住!俺这小村,一个一个的乡干部来过不少,除了吃除了喝,还能起什么用!看你是位姑娘家,好心劝你还是趁早回去,免得今后在这里丢人现眼。五大三粗的男人来一个毁一个,你问问,哪个不是灰溜溜地逃跑的?你在这里逞什么能,去!一边去!少管闲事!”说着,又去拉扯庄克山给她找牛。

丁春霞想,这真是一个泼妇,看来不用点手段,光有劝说是不

行了。于是她伸手抓住母夜叉的腰部,将其举向空中晃了两下。这下可把母夜叉吓坏了,没等丁春霞发话,便软了下来,连声哀求:“大妹子,放下吧!放下吧!俺听你的话就是啦!”

丁春霞把她放稳后,轻声说:“大嫂,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这样好玩吗?要不,咱再来一次吧!”

“别,别!大妹子,我这就走。”说完,她掉头就跑。

丁春霞叫道:“站住!过来!谁让你走的?”

母夜叉又乖乖地走了回来。

“告诉你大嫂,为人做事不要太过分。你看今天在场的人,哪一个是打不过你,还是说不过你?可你闹到现在,又有谁说你一个‘不’字了,这难道是大家都怕你吗?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应该自重一点才对。今天看在你年岁大的份儿上,就不计较了。下次再这样,别说没提醒过你!回去吧!”

母夜叉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见此情景,有人对丁春霞伸出大拇指,有人在心里赞叹不已……宋书记想,这姑娘处理问题有礼有节,能文能武,果然厉害!基层工作最需要这样接地气的干部。凭宋书记的经验,丁春霞在贾寨村算是一炮打响了。宋书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放心满意地回了乡政府。

贾胡氏沮丧着脸回到家,女儿英子告诉她:“妈,不要乱找了,咱家的牛被王店村的人给牵走了。”

贾胡氏一听,额上的褶子骤然舒展了许多,连声问:“被王店村的牵走了?你是听谁说的?”而后愣了一下,没容英子说话,立刻像从梦中惊醒一样,狠狠地说:“这肯定是贾高在背后搞的鬼,好你个贾高,敢对老娘下阴手。”

说罢,她随手拾起一根棍子发疯似的向外冲去。英子想拦,可

哪里拦得住。

贾胡氏来到贾高家大门前，二话没说，破口就骂：“贾高，你个不吃粮食的种，给我滚出来！”

贾高下地干活刚回来，正好在床上休息，贾高的妻子王氏在厨房和面做饭。没等两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贾胡氏就闯进屋里，举棍向贾高打去。王氏顾不上擦掉满手的湿面，疾步跑出厨房。刚出厨房，就见母夜叉挥舞着棍子撵得贾高满院子跑，王氏怕丈夫吃亏，上前死死抱住了母夜叉。母夜叉脱不开身，对着王氏的手臂狠狠咬了一口，王氏疼痛不过，猛一松手，弄了母夜叉一脸面糊子。母夜叉嚎着嗓子叫了起来：“好个贾高！你不怕欺天，两口子合在一起打老娘！”

贾高急得没办法，哭丧着脸说：“谁打你了？你不分青红皂白跑到我家劈头就打，侄子哪个地方对不住你了？我哪个地方做错了？你只要说出来，侄子甘愿受打，让我死也得死个明白嘛。”

这时，院里院外已围满了人。大家看到贾胡氏一脸白花面的面糊子，像戏台上的小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母夜叉粗着嗓子喊道：“大伙都听听，贾高不是个人。因为俺闺女找婆家的事没听他的话，他就在背后撺掇人偷走了俺家的牛。”

贾高两口子一听这话，肺都要气炸了，贾高冲到母夜叉跟前大声说道：“大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谁撺掇人偷了你家的牛，咱们说话得凭良心！”

“贾高，你不用给我装好人，自己干的事自己知道。”

贾高两口子真是有口难辩，王氏气得脸色发青，贾高浑身哆嗦着对围观的人群喊道：“老少爷们都评评理，贾胡氏说我撺掇人偷了她家的牛，现在正是大晌午头上，我要是撺掇人偷了她家的牛，

叫我全家都死在这儿。”见贾高发了毒誓,看热闹者小声议论着,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知此事,还得从头说起。一年前,贾高做媒,给贾胡氏的女儿英子说了个婆家,是张桥乡王店村的。俩人订婚一年多,正准备选喜日办婚事时,贾胡氏突然向男方提出再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要求,结果男方没照办。贾胡氏便赌气提出退婚。男方说,退婚可以,但必须把彩礼钱退回来。贾胡氏不愿退回彩礼钱,还抱怨贾高不会做媒人。

为此事,贾高在双方中间多次撮合,均未达成共识。这天,男方觉得退钱没有了希望,就趁女方家没人,把牛牵走了。牵牛时,男方留下字条,说了牵牛的原因。这张字条,英子看到了,但还没来得及给贾胡氏讲清楚,贾胡氏就去找贾高了。

母夜叉又与贾高闹了半天,下午才算收场。治保主任贾兴水听说了这个事,不禁暗自欢喜。这几天,他一直想找村支书庄克山的麻烦,正愁没有理由呢,这下可来了机会,何不借此鼓动一下母夜叉呢!想好之后,便叫来同族的弟兄贾兴旺商量。按照商妥的办法,天黑时贾兴旺带着几个近人,拿了两瓶罐头、两瓶酒,来到贾胡氏家,说:“嫂子,您今天受了不少委屈,我们几个是专来陪您说说话、消消气的!您放心!无论英子的爸在还是不在,您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不能不管!明天,我们就陪您去找庄克山要牛去!贾寨是咱姓贾的贾寨,咱也不能受外人欺负!您不知道,王店村的来牵牛,这主意贾高想不出,他小子榆木疙瘩懂个啥,三天三夜也想不出这个鬼点子,这都是庄克山在背后出的馊主意。”

跟随贾兴旺去的几人也在旁边添油加醋,说:“要知道,贾高与庄克山是干亲家,他处处都听庄克山的。不然,吓死王店村的

人,也不敢到咱们贾寨村来偷牛……”

“还有,你今天上午去找庄克山,被那个包村干部丁春霞训斥了一顿,这都是庄克山在背后搞的鬼……”

经这伙人一番挑唆,贾胡氏长出一口气,“噢”了一声,叹道:“原来是这样的,那该咋办呢?”

贾兴旺说:“不用急!这个事,我们已经想好了,牛得要,庄克山丁春霞合伙让你难堪的这口气也得出。”

听贾兴旺提起丁春霞,贾胡氏的心不免“怦怦”跳起来,脸上似乎有惊恐之状。这情形都是贾兴水事先预料到的,他之前就提醒贾兴旺会有这个现象,并交代了应对之策。所以,贾兴旺看见贾胡氏这副样子,赶紧照方抓药,说:“嫂子,这个你不用担心,丁春霞是国家干部,有组织管着,她不敢把你怎么样。再者,兴水在乡里、县里都有人,真要有事,他不会不管的。说实话,兴水当会计这几年,咱们姓贾的没少占便宜,低价化肥、种子农药、贷款救济等,谁没沾过他的光?要不是庄克山串通包村干部杨立轩,杨立轩也不会把兴水的会计换掉。老杨的下场又是如何呢,还不是灰溜溜地跑了。这就是说,在贾寨村这一亩三分地里,谁跟咱们姓贾的作对,谁就没有好下场!”

“可是,这次来的丁春霞好像不一般啊!”母夜叉说。

贾兴旺道:“她算个啥!一个女流之辈,能撑起多大天,兴起多大浪?杨立轩在兴水手里都不行,丁春霞更不在话下。”

母夜叉道:“那你快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看到母夜叉上了套,贾兴旺故作沉吟,顿了顿才说:“不要着急嘛!明天,你还继续找庄克山要牛去,我们也跟着,看他敢把你怎么样!”

母夜叉听了几人的话,像瘪了气的皮球遇上打气筒,顿时又鼓了起来。

第二天,贾胡氏顾不上吃早饭,就去找庄克山。

昨天散会后,庄克山按丁春霞的安排,立刻查问了贾胡氏丢牛一事。原打算今天上午找贾胡氏及媒人说和一下此事,可临时接到乡政府的紧急通知,要他去开会。他推着自行车出门时,迎面碰上了母夜叉。

“嫂子,你家那个事,我已经问过了,想必你也知道了。我现在急着要去乡里开会,等回来后,咱们再说……”

“庄克山,你别拿开会骗我!今天就算你说塌天,要不回牛,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这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眼看开会要迟到了,庄克山推起车子就要走,贾胡氏死死抓住车后座,就是不让他走。

庄克山一气之下,把车子往地下一扔,拔腿向外走。可母夜叉又上去抓住他的衣服,死活不松手!庄克山愤怒至极,硬是掰开她的手,把她推到了一边。这下,母夜叉一蹦多高,吆喝道:“庄克山,我们群众一年给你筹了那么多款,兑了那么多粮,真是白养活你这个书记了!你当书记弄屁不为群众办事!”

喊完这些,还嫌不过瘾,她又举起庄家院中的一个瓷盆,朝砖地上狠狠摔去。庄克山的妻子祝兰英见状,哪有不气之理!于是,她上去抓住母夜叉的头发厮打起来。庄克山正怒气冲冲往前走,听到打闹声又转身回来,先推开了兰英,然后骑上车子往乡政府去了……

到了乡里,他没去开会,而是直接找到丁春霞,说了来时发生的事情。丁春霞沉默一会,决定和他去村里开村两委干部会。